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崇福宮上柱

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陸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齊紀一 一起屠維協洽盡昭陽大淵獻凡五年

太祖高皇帝

建元元年春正月甲辰以江州刺史蕭嶷為都督荆湘等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尚書左僕射王延之為江州刺史安南長史蕭子良為督會稽等五郡諸軍事會稽太守初沈攸之欲聚眾開民相告士民坐執役者甚眾嶷至鎮一日罷遣三千餘人府州儀物務



存儉約輕刑薄斂所部大悅 辛亥以竟陵世子贖  
 為尚書僕射進號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太  
 傅道成以謝朓有重名必欲引參佐命以為左長史  
 嘗置酒與論魏晉故事因曰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  
 慟哭方之馮異非知機也朓曰晉文世事魏室必將  
 身終北面借使魏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道成  
 不悅甲寅以朓為侍中更以王儉為左長史 丙辰  
 以給事黃門侍郎蕭長懋為雍州刺史 二月丙子  
 邵陵殤王友卒 辛巳魏太皇太后及魏主如代郡  
 溫泉 甲午詔申前命命太傅贊拜不名 己亥魏

太皇太后及魏主如西宮

三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甲辰以太傅為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為齊公加九

錫其驃騎大將軍揚州牧南徐州刺史如故乙巳詔

齊國官爵禮儀並倣天朝丙午以世子贖領南豫州

刺史 楊運長去宣城郡還家齊公遣人殺之凌源

令潘智與運長厚善臨川王綽義慶之孫也綽遣腹

心陳讚說智曰君先帝舊人身是宗室近屬如此形

勢豈得久全若招合內外計多有從者臺城內人常

有此心正苦無人建意耳智即以告齊公庚戌誅綽

兄弟及其黨與 甲寅齊公受策命赦其境內以石



通鑑卷之三十三  
四百七  
頭爲世子宮一如東宮褚淵引何曾自魏司徒爲晉  
丞相故事求爲齊官齊公不許以王儉爲齊尚書右  
僕射領吏部儉時年二十八夏四月壬申朔進齊公  
爵爲王增封十郡甲戌武陵王贊卒非疾也丙戌加  
齊王殊禮進世子爲太子辛卯宋順帝下詔禪位于  
齊壬辰帝當臨軒不肯出逃于佛蓋之下王敬則勒  
兵殿庭以板輿入迎帝太后懼自帥閹人索得之敬  
則啓譬令出引令升車帝收淚謂敬則曰欲見殺乎  
敬則曰出居別宮耳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帝泣而  
禪指曰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天王家宮中皆哭帝拍

敬則手曰必無過慮當餉輔國十萬錢是日百僚陪  
位侍中謝朓在直當解璽綬陽爲不知曰有何公事  
傳詔云解璽綬授齊王朓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  
卧傳詔懼使朓稱疾欲取兼人朓曰我無疾何所道  
遂朝服步出東掖門仍登車還宅乃以王儉爲侍中  
解璽綬禮畢帝乘畫輪車出東掖門就東邸問今日  
何不奏鼓吹左右莫有應者右光祿大夫王琨華之  
從父弟也在晉世已爲郎中至是攀車攬尾慟哭曰  
人以壽爲歡老臣以壽爲戚旣不能先驅螻蟻乃復  
頻見此事嗚咽不自勝百官雨泣司空兼太保褚淵



等奉璽綬帥百官詣齊宮勸進王辭讓未受淵從弟前成安太守炤謂淵子賁曰司空今日何在賁曰奉璽綬在齊大司馬門炤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甲午王即皇帝位于南郊還宮大赦改元奉宋順帝爲汝陰王優崇之禮皆倣宋初築宮丹陽置兵守衛之宋神主遷汝陰廟諸王皆降爲公自非宣力齊室餘皆除國獨置南康華容荊鄉三國以奉劉穆之王弘何無忌之後除國者凡百二十人二臺官僚依任攝職名號不同負限盈長者別更詳議以褚淵爲司徒賓客賀者滿座褚炤歎曰彥回

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爲一名士邪名德不昌乃復有期頤之壽淵固辭不拜奉朝請河東裴顛上表數帝過惡掛冠徑去帝怒殺之太子贖請殺謝朓帝曰殺之遂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耳久之因事廢于家帝問爲政於前撫軍行參軍沛國劉瓛對曰政在孝經凡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者皆是也陛下若戒前車之失加以寬厚雖危可安若循其覆轍雖安必危矣帝歎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 丙申魏主如崢山 丁酉以太子詹事張緒爲中書令齊



國左衛將軍陳顯達為中護軍右衛將軍李安民為中領軍緒岱之兄子也 戊戌以荊州刺史嶷為尚

書令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楊州刺史南兖州刺史映為荊州刺史 帝命群臣各言得失淮南宣

城二郡太守劉善明請除宋氏大明泰始以來諸苛政細制以崇簡易又以為交州險遠宋末政苛遂至怨叛今大化創始宜懷以恩德且彼土所出唯有珠寶實非聖朝所須之急討伐之事謂宜且停給事黃門郎清河崔祖思亦上言以為人不學則不知道此悖逆禍亂所由生也今無負之官空受祿力彫耗民

財空開文武二學課臺府州國限外之人各從所樂依方習業若有廢惰者遣還故郡經藝優殊者待以不次又今陛下雖躬履節儉而群下猶安習侈靡宜褒進朝士之約素清修者貶退其驕奢荒淫者則風俗可移矣宋元嘉之世凡事皆責成郡縣世祖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使督之自是使者所在旁午競作威福營私納賂公私勞擾會稽太守聞喜公子良上表極陳其弊以為臺有求須但明下詔敕為之期會則人思自竭若有稽違自依糾坐之科今雖臺使盈湊會取正屬所辦徒相疑憤反更淹懈宜悉



通鑑卷一百三十五  
四百三  
停臺使負外散騎郎劉思効上言宋自大明以來漸見彫弊徵賦有加而天府尤貧小民嗷嗷殆無生意而貴族富室以侈麗相高乃至山澤之民不敢采食其水草陛下宜一新王度革正其失上皆加褒賞或以表付外使有司詳擇所宜奏行之已亥詔二宮諸王悉不得營立屯邸封略山湖魏主還平城魏秦州刺史尉洛侯雍州刺史宜都主自辰長安鎮將陳提等皆坐貪殘不法洛侯自辰伏誅提徙邊又詔以候官千數重罪受賕不列輕罪吹毛發舉宜悉罷之更置謹直者數百人使防邏衛術執誼鬪者而已

自是吏民始得安業自秦始以來內外多虞

各募部曲屯聚建康李安民上表以爲自非准北常

備外餘軍悉皆輸遣若親近宜立隨身者聽限人數

上從之五月辛亥詔斷衆募壬子上賞佐命之功褚

淵王儉等進爵增戶各有差處士何點謂人曰我作

齊書已竟贊云淵旣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遑卹

國家點尚之之孫也淵母宋始安公主繼母吳郡公

主又尚巴西公主儉母武康公主又尚陽羨公主故

點云然已未或走馬過汝陰王之門衛士恐有爲

亂者奔入殺王而以疾聞上不罪而賞之辛酉殺宋



宗室陰安公燮等無少長皆死前豫州刺史劉澄之  
遵考之子也與褚淵善淵爲之固請曰澄之兄弟不  
武且於劉宗又踈故遵考之族獨得免 丙寅追尊  
皇考曰宣皇帝皇妣陳氏曰孝皇后 丁卯封皇子  
鈞爲衡陽王 上謂兖州刺史垣崇祖曰吾新得天  
下索虜必以納劉昶爲辭侵犯邊鄙壽陽當虜之衝  
非卿無以制此虜也乃徙崇祖爲豫州刺史 六月  
丙子誅游擊將軍姚道和以其貳於沈攸之也 甲  
子立王太子贖爲皇太子皇子疑爲豫章王映爲臨  
川王晃爲長沙王華爲武陵王暄爲安成王鏘爲鄱

陽王鏐爲桂陽王鑑爲廣陵王皇孫長懋爲南郡王

乙酉葬宋順帝于遂寧陵 帝以建康居民舛雜

多姦盜欲立符伍以相檢括右僕射王儉諫曰京師  
之地四方輻湊必也持符於事旣煩理成不曠謝安  
所謂不爾何以爲京師也乃止 初交州刺史李長  
仁卒從弟叔獻代領州事以號令未行遣使求刺史  
於宋宋以南海太守沈煥爲交州刺史以叔獻爲煥  
寧遠司馬武平新昌二郡太守叔獻旣得朝命人情  
服從遂發兵守險不納煥煥停鬱林病卒秋七月丁  
未詔曰交阯比景獨隔書朔斯乃前運方季因迷遂



徃宜曲赦交州即以叔獻爲刺史撫安南土 魏葭  
蘆鎮主楊廣香請降丙辰以廣香爲沙州刺史 八

月乙亥魏主如方山丁丑還宮 上聞魏將入寇九

月乙巳復以豫章王疑爲荆湘二州刺史都督如故

以臨川王映爲揚州刺史 丙午以司空褚淵領尚

書令 壬子魏以侍中司徒東陽王丕爲太尉侍中

尚書右僕射陳建爲司徒侍中尚書代人苟頽爲司

空 巳未魏安樂厲王長樂謀反賜死 庚申魏隴

西宣王源賀卒 冬十月巳巳朔魏大赦 癸未汝

陰太妃王氏卒謚曰宋恭皇后 初晉壽民李烏奴

與白水氏楊成等寇梁州刺史范柏年說降烏

奴擊成等破之及沈攸之事起柏年遣兵出魏興聲

云入援實候望形勢事平朝廷遣王玄邈代之詔柏

年與烏奴俱下烏奴勸柏年不受代柏年計未決玄

邈巳至柏年乃留烏奴於漢中還至魏興盤桓不進

左衛率豫章胡諧之嘗就柏年求馬柏年曰馬非狗

也安能應無巳之求待使者甚薄使者還語諧之曰

柏年云胡諧之何物狗所求無厭諧之恨之諧於上

曰柏年恃險聚衆欲專據一州上使雍州刺史南郡

王長懋誘柏年啓爲府長史柏年至襄陽上欲不問



諧之曰見虎格得而縱上山乎甲午賜柏年死李烏  
奴叛入氏依楊文弘引氏兵千餘人寇梁州陷白馬  
戍王玄邈使人詐降誘烏奴烏奴輕兵襲州城玄邈  
伏兵邀擊大破之烏奴挺身復走入氏初玄邈爲青  
州刺史上在淮陰爲宋太宗所疑欲北附魏遣書結  
玄邈玄邈長史清河房叔安曰將軍居方州之重無  
故舉忠孝而棄之二齊之士寧蹈東海而死耳不敢隨將  
軍也玄邈乃不荅上書及罷州還至淮陰嚴軍直過至建  
康啓太宗稱上有異志及上爲驃騎引爲司馬玄邈甚懼  
而上待之如初及破烏奴上曰玄邈果不負吾意遇也叔  
安爲寧蜀太守上賞其忠正欲用爲梁州會病卒

十一月辛亥立皇太子妃裴氏 癸丑魏遣假梁郡  
王嘉督二將出淮陰隴西公琛督三將出廣陵河東  
公薛虎子督三將出壽陽奉丹陽王劉昶入寇許昶  
以克復舊業世胙江南稱藩于魏蠻酋相誕請爲前  
驅以誕爲南征西道大都督義陽民謝天蓋自稱司  
州刺史欲以州附魏魏樂陵鎮將韋珍引兵渡淮應  
接豫章王嶷遣中兵參軍蕭惠朗將二千人助司州  
刺史蕭景先討天蓋韋珍略七千餘戶而去景先上  
之從子也南兖州刺史王敬則聞魏將濟淮委鎮還



建康士民驚散既而魏竟不至上以其功臣不問上之輔宋也遣驍騎將軍王洪範使柔然約與其攻魏洪範自蜀出吐谷渾歷西域乃得達至是柔然十餘萬騎寇魏至塞上而還 是歲魏詔中書監高允議定律令允雖篤老而志識不衰詔以允家貧養薄令樂部絲竹十人五日一詣允以娛其志朝晡給膳朔望致牛酒月給衣服綿絹入見則備几杖問以政治契丹莫賀弗勿干帥部落萬餘口入附于魏居白狼水東

二年春正月戊戌朔大赦 以司空褚淵爲司徒尚

書右僕射王儉爲左僕射淵不受 辛丑上祀南郊

魏隴西公琛等攻拔馬頭戍殺太守劉從乙卯詔內外纂嚴發兵拒魏徵南郡王長懋爲中軍將軍鎮

石頭 魏廣川莊王略卒 魏師攻鍾離徐州刺史

崔文仲擊破之文仲遣軍主崔孝伯渡淮攻魏荏眉戍主龍得侯等殺之文仲祖思之族人也群蠻依阻山谷連帶荆湘雍郢司五州之境聞魏師入寇官盡發民丁南襄城蠻秦遠乘虛寇潼陽殺縣令司州蠻引魏兵寇平昌平昌戍主苟元賓擊破之北上黃蠻文勉德寇汶陽汶陽太守戴元賓棄城奔江陵豫章



王焜遣中兵參軍劉伍緒將千人討之至當陽勉德請降秦遠遁去魏將薛道標引兵趣壽陽上使齊郡太守劉懷慰作冠軍將軍薛淵書以招道標魏人聞之召道標還使梁郡王嘉代之懷慰乘民之子也二月丁卯朔嘉與劉昶寇壽陽將戰昶四向拜將士流涕縱橫曰願同戮力以雪讎恥魏步騎號二十萬豫州刺史垣崇祖集文武議之欲治外城堰肥水以自固皆曰昔佛狸入寇南平王士卒完盛數倍於今猶以郭大難守退保內城且自有肥水未嘗堰也恐勞而無益崇祖曰若棄外城虜必據之外修樓櫓內築

長圍則半成擒矣守郭築堰是吾不諫之策也乃於城西北堰肥水堰北築小城周爲深塹使數千人守之曰虜見城小以爲一舉可取必悉力攻之以謀破堰吾縱水衝之皆爲流尸矣魏人果蟻附攻小城崇祖著白沙帽肩輿上城晡時決堰下水魏攻城之衆漂墜塹中人馬溺死以千數魏師退走 謝天蓋部曲殺天蓋以降 宋自孝建以來政綱弛紊簿籍訛謬上詔黃門郎會稽虞玩之等更加檢定曰黃籍民之大紀國之治端自頃巧僞日甚何以釐革玩之上表以爲元嘉中故光祿大夫傅隆年出七十猶手自



通鑑卷之三十五  
四百八  
書籍躬加隱校今欲求治取正必在勤明令長愚謂  
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爲正更立明科一聽首悔迷  
而不返依制必戮若有虛昧州縣同科土從之 上  
以羣蠻數爲叛亂分荆益置巴州以鎮之壬申以三  
巴校尉明慧昭爲巴州刺史領巴東太守是時齊之  
境內有州二十三郡三百九十縣千四百八十五  
乙酉崔文仲遣軍主陳靖拔魏竹邑殺戍主白仲都  
崔叔延破魏睢陵殺淮陽太守梁惡 三月丁酉朔  
以侍中西昌侯鸞爲郢州刺史鸞帝兄始安貞王道  
生之子也早孤爲帝所養恩過諸子 魏劉昶以雨

水方降表請還師魏人許之丙午遣車騎大將軍高  
熙將兵迎之 夏四月辛巳魏主如白登山五月丙  
申朔如火山壬寅還平城 自晉以來建康宮之外  
城唯設竹籬而有六門會有發白虎樽者言白門三  
重關竹籬穿不完上感其言命改立都牆 李烏奴  
數乘間出寇梁州豫章王疑遣中兵參軍王圖南將  
益州兵從劔閣掩擊之梁南秦二州刺史崔慧景發  
梁州兵屯白馬與圖南覆背擊烏奴大破烏奴走保  
武興慧景祖思之族人也 秋七月辛亥魏主如火  
山 戊午皇太子穆妃裴氏卒詔南郡王長懋移鎮



西州 角城戍主舉城降魏秋八月丁酉魏遣徐州刺史梁郡王嘉迎之又遣平南將軍郎大檀等三將出朐城將軍白吐頭等二將出海西將軍元泰等二將出連口將軍封延等三將出角城鎮南將軍賀羅出下蔡同入寇 甲辰魏主如方山戊申遊武州山石窟寺庚戌還平城 崔慧景遣長史裴叔保攻李烏奴於武興爲氏王楊文弘所敗 九月甲午朔日有食之 丙午柔然遣使來聘 汝南太守常元真龍驤將軍胡青苟降於魏 閏月辛巳遣領軍李安民循行清泗諸戍以備魏 魏梁郡王嘉帥衆十萬

圍朐山朐山戍主玄元度嬰城固守青冀二州刺史范陽盧紹之遣子奐將兵助之庚寅元度大破魏師臺遣軍主崔靈建等將萬餘人自淮入海夜至各舉兩炬魏師望見遁去 冬十月王儉固請解選職許之加儉侍中以太子詹事何戢領選上以戢資重欲加常侍褚淵曰聖旨每以蟬冕不宜過多臣與王儉旣已左珥若復加戢則八座遂有三貂若帖以驍游亦爲不少乃以戢爲史部尚書加驍騎將軍 甲辰以沙州刺史楊廣香爲西秦州刺史又以其子昊爲武都太守 丁未魏以昌黎王馮熙爲西道都督與



征南將軍桓誕出義陽鎮南將軍賀羅出鍾離入寇  
淮北泗州民不樂屬魏常思歸江南上多遣間諜  
誘之於是徐州民桓標之兗州民徐猛子等所在蠶  
起爲寇盜聚衆保伍固推司馬朗之爲主魏遣淮陽  
王尉元平南將軍薛虎子等討之 十一月戊寅丹  
楊尹王僧虔上言郡縣獄相承有上湯殺囚名爲救  
疾實行寃暴豈有死生大命而濬制下邑愚謂囚病  
必先刺郡求職司與醫對共診驗遠縣家人省視然  
後處治上從之 戊子以楊難當之孫後起爲北秦  
州刺史武都王鎮武興 十二月戊戌以司空褚淵

爲司徒淵入朝以腰扇障日征虜功曹劉祥從側過  
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淵曰寒士不遜  
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祥穆之之孫也祥好  
文學而性韻剛踈撰宋書譏斥禪代王儉密以聞坐  
徙廣州而卒太子宴朝臣於玄圃右衛率沈文季與  
褚淵語相失文季怒曰淵自謂忠臣不知死之日何  
面目見宋明帝太子笑曰沈率醉矣 壬子以豫章  
王嶷爲中書監司空楊州刺史以臨川王映爲都督  
荆雍等九州諸軍事荊州刺史 是歲魏尚書令王  
叡進爵中山王加鎮東大將軍置王官二十二人以



中書侍郎鄭羲為傳郎中令以下皆當時名士又拜  
獻妻丁氏為妃

三年春正月封皇子鋒為江夏王 魏人寇淮陽圍  
軍主成買於甬城上遣領軍將軍李安民為都督與  
軍主周盤龍等救之魏人緣淮大掠江北民皆驚走  
渡江成買力戰而死盤龍之子奉叔以二百人陷陳  
深入魏以萬餘騎張左右翼圍之或告盤龍云奉叔  
已沒盤龍馳馬奮稍直突魏陳所向披靡奉叔已出  
復入求盤龍父子兩騎縈擾魏數萬之衆莫敢當者  
魏師遂敗殺傷萬計魏師退李安民等引兵追之戰

於孫溪渚又破之 己卯魏主南巡司空苟頽留守

丁亥魏主至中山 二月辛卯朔魏大赦 丁酉游

擊將軍桓康復敗魏師於淮陽進攻樊諧城拔之

魏主自中山如信都癸卯復如中山庚戌還至肆州  
沙門法秀以妖術惑衆謀作亂於平城苟頽帥禁兵  
收掩悉擒之魏主還平城有司囚法秀加以籠頭鐵  
鎖無故自解魏人穿其頸骨祝之曰若果有神當令  
穿肉不入遂穿以徇三日乃死議者或欲盡殺道人  
馮太后不可乃止垣崇祖之敗魏師也恐魏復寇淮  
北乃徙下蔡戍於淮東既而魏師果至欲攻下蔡聞



其內徙欲夷其故城已酉崇祖引兵渡淮擊魏大破之殺獲千計 晉宋之際荊州刺史多不領南蠻校尉別以重人居之豫章王嶷爲荊湘二州刺史領南蠻嶷罷更以侍中王奐爲之奐固辭曰西土戎燼之後夷毀難復今復割撤太府制置偏校崇望不足助疆語實交能相弊且資力旣分職司增廣衆勞務倍文案滋煩竊以爲國計非允癸丑罷南蠻校尉官

三月辛酉朔魏主如肆州己巳還平城 魏法秀之亂事連蘭臺御史張求等百餘人皆以反法當族尚書令王叡請誅首惡宥其餘黨乃詔應誅五族者降

爲三族三族者門誅門誅止其身所免千餘人 夏

四月己亥魏主如方山馮太后樂其山川曰它日必葬我於是不必祔山陵也乃爲太后作壽陵又建永固石室於山上欲以爲廟 桓標之等有衆數萬寨

險求援庚子詔李安民督諸將往迎之又使兗州刺史周山圖自淮入清倍道應接淮北民桓磊礮破魏師於抱犢固李安民赴救遲留標之等皆爲魏所滅餘衆得南歸者尚數千家魏人亦掠三萬餘口歸平城 魏任城康王雲卒 五月壬戌鄧至王像舒遣使入貢于魏鄧至者羌之別種國於宕昌之南六月



壬子大赦 甲辰魏中山宣王王叡卒叡疾病太皇太后魏主屢至其家視疾及卒贈太宰立廟於平城南文士為叡作哀詩及誄者百餘人及葬自稱親姻義舊縗經哭送者千餘人魏主以叡子中散大夫襲代叡為尚書令領吏部曹 戊午魏封皇叔簡為齊郡王猛為安豐王 秋七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上使後軍參軍車僧朗使於魏甲子僧朗至平城魏主問曰齊輔宋日淺何故遽登大位對曰虞夏登庸身陟元后魏晉匡輔貽厥子孫時宜各異耳 辛酉柔然別帥他稽帥衆降魏 楊文弘遣使請降詔復以

為北秦州刺史先是楊廣香卒其衆半奔文弘半奔梁州文弘遣楊後起進據白水上雖授以官爵而陰勅晉壽太守楊公則使伺便圖之 宋昇明中遣使者殷靈誕荀昭先如魏聞上受禪靈誕謂魏典客曰宋魏通好憂患是同宋今滅亡魏不相救何用和親及劉昶入寇靈誕請為昶司馬不許九月庚午魏閱武於南郊因宴群臣置車僧朗於靈誕下僧朗不肯就席曰靈誕昔為宋使今為齊民乞魏主以禮見處靈誕遂與昶忿詈劉昶賂宋降人解奉君於會刺殺僧朗魏人收奉君誅之厚送僧朗之喪放靈誕等南



歸及世祖即位昭先具以靈誕之語啓聞靈誕坐下  
獄死 辛未柔然主遣使來聘與上書謂上爲足下  
自稱曰吾遺上師子皮袴褶約共伐魏 魏尉元薛  
虎子克五固斬司馬朗之東南諸州皆平尉元入爲  
侍中都曹尚書薛虎子爲彭城鎮將遷徐州刺史時  
州鎮戍兵資絹自隨不入公庫虎子上表以爲國家  
欲取江東先須積穀彭城竊惟在鎮之兵不減數萬  
資糧之絹人十二匹用度無準未及代下不免飢寒  
公私損費今徐州良田十萬餘頃水陸肥沃清汴通  
流足以溉灌若以兵絹市牛可得萬頭興置屯田一

歲之中且給官食半兵芸殖餘兵屯戍且耕且守不  
妨捍邊一年之收過於十倍之絹曷時之耕足充數  
載之食於後兵資皆貯公庫五稔之後穀帛俱溢非  
直戍卒豐飽亦有吞敵之勢魏人從之虎子爲政有  
惠愛兵民懷之會沛郡太守邵安下邳太守張攀以  
贓汙爲虎子所案各遣子上書告虎子與江南通魏  
主曰虎子必不然推按果虛詔安攀皆賜死二子各  
鞭二百 吐谷渾王拾寅卒世子度易侯立冬十月  
戊子朔以度易侯爲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 魏  
中書令高閭等更定新律成凡八百三十二章門房



通鑑卷一百三十五  
之誅十有六大辟二百三十五雜刑三百七十七

初高昌王闕伯周卒子義成立是歲其從兄首歸殺義成自立高車王可至羅殺首歸兄弟以敦煌張明為高昌王國人殺明立馬儒為王

四年春正月壬戌詔置學生二百人以中書令張緒為國子祭酒 甲戌魏大赦 三月庚申上召司徒褚淵尚書左僕射王儉受遺詔輔太子壬戌殂于臨光殿太子即位大赦高帝沈深有大量博學能文性清儉主衣中有玉導上勅中書曰留此正是興長病源即命擊碎仍按檢有何異物皆隨此例每日使我

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史土同價 乙丑以褚淵

尚書事王儉為侍中尚書令車騎將軍張敬兒開府儀同三司丁卯以前將軍王奐為尚書左僕射庚午

以豫章王嶷為太尉 庚辰魏主臨虎圈詔曰虎狼

猛暴取捕之日每多傷害既無所益損費良多從今

勿復捕貢 夏四月庚寅上大行謚曰高皇帝廟號

太祖丙午葬秦安陵 辛卯進尊穆妃為皇后六月

甲申朔立南郡王長懋為皇太子丙申立太子妃王

氏妃琅邪人也封皇子聞喜公子良為竟陵王臨汝

公子卿為廬陵王應城公子敬為安陸王江陵公子



懋為晉安王枝江公子隆為隨郡王子真為建安王  
 皇孫昭業為南郡王 司徒褚淵寢疾自表遜位世  
 祖不許淵固請懇切癸卯以淵為司空領驃騎將軍  
 侍中錄尚書如故 秋七月魏發州郡五萬人治靈  
 丘道 吏部尚書濟陽江謐性諂躁太祖殂謐恨不  
 豫顧命上即位謐又不遷官以此怨望誹謗會上不  
 豫謐詣豫章王嶷請問曰至尊非起疾東宮又非才  
 公今欲作何計上知之使御史中丞沈沖奏謐前後  
 罪惡庚寅賜謐死 癸卯南康文簡公褚淵卒世子  
 侍中賁耻其父失節服除遂不仕以爵讓其弟綦綦

居墓下終身 九月丁巳以國哀罷國子學 氏王

楊文弘卒諸子皆幼乃以兄子後起為嗣九月辛酉  
 魏以後起為武都王文弘子集始為白水太守既而  
 集始自立為王後起擊破之 魏以荊州巴氏擾亂  
 以鎮西大將軍李崇為荊州刺史崇顯祖之舅子也  
 將之鎮敕發陝秦二州兵送之崇辭曰邊人失和本  
 怨刺史今奉詔代之自然安靖但須一詔而已不煩  
 發兵自防使之懷懼也魏朝從之崇遂輕將數十騎  
 馳至上洛宣詔慰諭民夷帖然崇命邊戍掠得齊人  
 者悉還之由是齊人亦還其生口二百許人二境交



和無復烽燧之警久之徙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  
崇命村置一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村始  
聞者以一擊爲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布百里皆  
發人守險要由是盜發無不擒獲其後諸州皆效之  
自崇始也 辛未以征南將軍王僧虔爲左光祿大  
夫開府儀同三司以尚書右僕射王奐爲湘州刺史  
宋故建平王景素主簿何昌寓記室王摛及所舉  
秀才劉璉前後上書陳景素德美爲之訟寃冬十月  
辛丑詔聽以士禮還葬舊塋璉璫之弟也 十一月  
魏高祖將親祀七廟命有司具儀法依古制備牲牢  
器服及樂章自是四時常祀皆親之

世祖武皇帝上之上

永明元年春正月辛亥上祀南郊大赦改元 詔以  
邊境寧晏治民之官普復田秩 以太尉豫章王嶷  
領太子太傅疑不參朝務而嘗密獻謀畫上多從之  
壬戌立皇弟銳爲南平王鏗爲宜都王皇子子明  
爲武昌王子罕爲南海王 二月辛巳以征虜將軍  
楊昺爲沙州刺史陰平王 辛丑以宕昌王梁彌機  
爲河梁二州刺史鄧至王像舒爲西涼州刺史 宋  
末以治民之官六年過久乃以三年爲斷謂之小滿



而遷換去來又不能依三年之制三月癸丑詔自今  
一以小滿爲限有司以天文失度請禳之上曰應天  
以實不以文我克已求治思隆惠政若災青在我禳  
之何益 夏四月壬午詔袁粲劉秉沈攸之雖末節  
不終而始誠可錄皆命以禮改葬 上之爲太子也  
自以年長與太祖同創大業朝事大小率皆專斷多  
違制度信任左右張景真景真驕侈被服什物僭擬  
乘輿內外畏之莫敢言者司空諮議荀伯玉素爲太  
祖所親厚歎曰太子所爲官終不知豈得畏死蔽官  
耳目我不啓聞誰當啓者因太子拜陵密以啓太祖

太祖怒命檢校東宮太子拜陵還至方山晚將泊舟  
豫章王嶷自東府乘飛鸞東迎太子告以上怒之意  
太子夜歸入宮太祖亦停門籥待之明日太祖使南  
郡王長懋聞喜公子良宣敕詰責并示以景真罪狀  
使以太子令收景真殺之太子憂懼稱疾月餘太祖  
怒不解晝卧太陽殿王敬則直入叩頭啓太祖曰官  
有天下日淺太子無事被責人情恐懼願官往東宮  
解釋之太祖無言敬則因大聲宣旨裝束往東宮又  
敕太官設饌呼左右索輿太祖了無動意敬則索衣  
被太祖仍牽強登輿太祖不得已至東宮召諸王宴



於玄圃長沙王晃挺華蓋臨川王映執雉尾扇聞喜  
公子良持酒鎗南郡王長懋行酒太子及豫章王嶷  
王敬則自捧酒饌至暮盡醉乃還太祖嘉伯玉忠蓋  
愈見親信軍國密事多委使之權動朝右遭母憂去  
宅二里許冠蓋已塞路左率蕭景先侍中王晏共弔  
之自旦至暮始得前比出飢乏氣息惓然憤悵形於  
聲貌明日言於太祖曰臣等所見二宮門庭比荀伯  
玉宅可張雀羅矣晏敬弘之從子也驍騎將軍陳胤  
叔先亦白景真及太子得失而語太子皆云伯玉以  
聞太子由是深怨伯玉太祖陰有以豫章王嶷代太  
子之意而疑事太子愈甚故太子友愛不衰豫州刺史垣崇祖不親附太子會崇祖破魏兵太祖召還朝  
與之密謀太子疑之曲加禮待謂曰世間流言我已  
豁懷自今以富貴相付崇祖拜謝會太祖復遣荀伯  
玉敕以邊事受旨夜發不得辭東宮太子以爲不盡  
誠益銜之太祖臨終指伯玉以屬太子上即位崇祖  
累遷五兵尚書伯玉累遷散騎常侍伯玉內懷憂懼  
上以伯玉與崇祖善恐其爲變加意撫之丁亥下詔  
誣崇祖招結江北荒人欲與伯玉作亂皆收殺之  
庚子魏主如崞山壬寅還宮 閏月癸丑魏主後宮

萬曆十四年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三

單尚



平涼林氏生子恂大赦文明太后以恂當爲太子賜  
林氏死自撫養恂 五月戊寅朔魏主如武州山石  
窟佛寺 車騎將軍張敬兒好信夢初爲南陽太守  
其妻尚氏夢一手熱如火及爲雍州夢一胛熱爲開  
府夢半身熱敬兒意欲無限嘗謂所親曰吾妻復夢  
舉體熱矣又自言夢舊村社樹高至天上聞而惡之  
垣崇祖死敬兒內自疑會有人告敬兒遣人至蠻中  
貨易上疑其有異志會上於華林園設八關齋朝臣  
皆預於坐收敬兒敬兒脫冠貂投地曰此物誤我丁  
酉殺敬兒并其四子敬兒弟恭兒常慮爲兄禍所及  
於冠軍未嘗出襄陽村落深阻牆垣重複敬兒每  
遣信輒上馬屬鞬然後見之敬兒敗問至席卷入蠻  
後自出上怒之敬兒女爲征北諮議參軍謝超宗子  
婦超宗謂丹陽尹李安民曰往年殺韓信今年殺彭  
越尹欲何計安民具啓之上素惡超宗輕慢使兼御  
史中丞袁彖奏彈超宗丁巳收付廷尉徙越嶲於道  
賜死以彖語不刻切又使左丞王邃之奏彈彖輕文  
略奏撓法容非彖坐免官禁錮十年超宗靈運之孫  
彖顓之弟子也 秋七月丁丑魏主及太后如神淵  
池甲申如方山 魏使假貲外散騎常侍頓丘李彪



來聘 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王僧虔固辭開府謂兄子儉曰汝任重於朝行登三事我若復有此授乃是一門有二台司吾實懼焉累年不拜上乃許之戊戌加僧虔特進儉作長梁齋制度小過僧虔視之不悅竟不入戶儉即日毀之初王弘與兄弟集會任子孫戲適僧達跳下地作虎子僧綽正坐采蠟燭珠爲鳳皇僧達奪取打壞亦復不惜僧虔累十二博碁旣不墜落亦不重作弘歎曰僧達俊爽當不減人然恐終危吾家僧綽當以名義見美僧虔必爲長者位至公台已而皆如其言 八月庚申驍騎將軍

軍王洪範自柔然還經塗三萬餘里 冬十月丙寅遣驍騎將軍劉纘聘於魏魏主客令李安世主之魏人出內藏之寶使賈人鬻之於市纘曰魏金玉大賤當由山川所出安世曰聖朝不貴金玉故賤同瓦礫纘初欲多市聞其言內慙而止纘屢奉使至魏馮太后遂私幸之 十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癸丑魏始禁同姓爲婚 王儉進號衛將軍參掌選事 是歲省巴州 魏秦州刺史于洛侯性殘酷刑人或斷腕拔舌分懸四體合州驚駭州民王元壽等一時俱反有司劾奏之魏主遣使至州於洛侯常刑人處宣



告吏民然後斬之齊州刺史韓麒麟為政尚寬從事  
 劉普慶說麒麟曰公杖節方夏而無所誅斬何以示  
 威麒麟曰刑罰所以止惡仁者不得已而用之今民  
 不犯法又何誅乎若必斷斬然後可以立威當以卿  
 應之普慶慚懼而退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六

齊紀二

起閏逢困敦盡屠維大荒落凡六年

世祖武皇帝上之下

永明二年春正月乙亥以後將軍柳世隆為尚書右  
 僕射竟陵王子良為護軍將軍兼司徒領兵置佐鎮  
 西州子良少有清尚傾意賓客才雋之士皆遊集其  
 門開西邸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記室參軍范雲蕭  
 琛樂安任昉法曹參軍王融衛軍東閣祭酒蕭衍鎮  
 西功曹謝朓步兵校尉沈約揚州秀才吳郡陸倕竝  
 以文學尤見親待號曰八友法曹參軍柳惲太學博



士王僧孺南徐州秀才濟陽江革尚書殿中郎范縝  
會稽孔休源亦預焉琛惠開之從子惲元景之從孫  
融僧達之孫衍順之之子朏述之孫約璞之子僧孺  
雅之曾孫縝雲之從兄也子良篤好釋氏招致名僧  
講論佛法道俗之盛江左未有或親爲衆僧賦食行  
水世頗以爲失宰相體范縝盛稱無佛子良曰君不  
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  
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關籬牆落糞溷之  
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  
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子良無以難縝又著神滅論

以爲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  
於刀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此論出  
朝野誼譁難之終不能屈太原王琰著論譏縝曰嗚  
呼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靈所在欲以杜縝後對縝  
對曰嗚呼王子知其先祖神靈所在而不能殺身以  
從之子良使王融謂之曰以卿才美何患不至中書  
郎而故乖刺爲此論甚可惜也宜急毀棄之縝大笑  
曰使范縝賣論取官已至今僕矣何但中書郎邪蕭  
衍好籌略有文武才幹王儉深器異之曰蕭郎出三  
十貴不可言 壬寅以柳世隆爲尚書左僕射丹陽



尹李安民為右僕射王儉領丹陽尹 夏四月甲寅  
 魏主如方山戊午還宮庚申如鴻池丁卯還宮 五  
 月甲申魏遣員外散騎常侍李彪等來聘 六月壬  
 寅朔中書舍人吳興茹法亮封望蔡男時中書舍人  
 四人各住一省謂之四戶以法亮及臨海呂文顯等  
 為之既摠重權勢傾朝廷守宰數遷換去來四方餉  
 遺歲數百萬法亮嘗於眾中語人曰何須求外祿此  
 一戶中年辦百萬蓋約言之也後因天文有變王儉  
 極言文顯等專權徇私上天見異禍由四戶上手詔  
 酬答而不能改也 魏舊制戶調帛二匹絮二斤絲

一斤穀二十斛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  
 外之費所調各隨土之所出丁卯詔曰置官班祿行  
 之尚矣自中原喪亂茲制中絕朕憲章舊典始班俸  
 祿戶增調帛三匹穀二斛九斗以為官司之祿增調  
 外帛二匹祿行之後賦滿一匹者死變法改度宜為  
 更始其大赦天下 秋七月甲申立皇子子倫為巴  
 陵王 乙未魏主如武州山石窟寺 九月魏詔班  
 祿以十月為始季別受之舊律枉法十匹義贓二十  
 匹罪死至是義贓一匹枉法無多少皆死仍分命使  
 者糾按守宰之貪者秦益二州刺史恒農李洪之以



外戚貴顯爲治貪暴班祿之後泚之首以賊敗魏主命鎖赴平城集百官親臨數之猶以其大臣聽在家自裁自餘守宰坐贓死者四十餘人受祿者無不跼踖賂賂殆絕然吏民犯它罪者魏主率寬之疑罪奏讞多減死徙邊歲以千計都下決大辟歲不過五六人州鎮亦簡久之淮南王陀奏請依舊斷祿文明太后召群臣議之中書監高閭以爲飢寒切身慈母不能保其子今給祿則廉者足以無濫貪者足以勸慕不給則貪者得肆其姦廉者不能自保淮南之議不亦謬乎詔從閭議閭又上表以爲北狄悍愚同於禽

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深入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業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不齎資糧而飲食自足是以歷代能爲邊患六鎮勢分倍衆不闔互相圍逼難以制之請依秦漢故事於六鎮之北築長城擇要害之地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置兵扞守狄旣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懲艾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城三步之地疆弱相兼不過用十萬人一月可就雖有暫勞可以永逸凡長城有五利罷遊防之苦一也北部放



牧無抄掠之患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三也息無時之備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匱五也魏主優詔答之 冬十月丁巳以南徐州刺史長沙王晃為中書監初太祖臨終以晃屬帝使處於輦下或近藩勿令遠出且曰宋氏若非骨肉相殘它族豈得乘其弊汝深誠之舊制諸王在都唯得置捉刀左右四十人晃好武飾及罷南徐州私載數百人仗還建康為禁司所覺投之江水帝聞之大怒將糾以法豫章王嶷叩頭流涕曰晃罪誠不足宥陛下當憶先朝念晃帝亦垂泣由是終無異意然亦不被親寵論者謂帝優於

魏文減於漢明武陵王畢多才藝而踈婁亦無寵於帝嘗侍宴醉伏地貂抄肉秤帝笑曰肉汗貂對曰陛下愛羽毛而踈骨肉帝不悅畢輕財好施故無蓄積名後堂山曰首陽蓋怨貧薄也 高麗王璉遣使入貢於魏亦入貢於齊時高麗方疆魏置諸國使邸齊使第一高麗次之 益州大度獠恃險驕恣前後刺史不能制及陳顯達為刺史遣使責其租賦獠帥曰兩眼刺史尚不敢調我況一眼乎遂殺其使顯達分部將吏聲言出獵夜往襲之男女無少長皆斬之晉氏以來益州刺史皆以名將為之十一月丁亥帝始



以始興王鑑為督益寧諸軍事益州刺史徵顯達為中護軍先是劫帥韓武方聚黨千餘人斷流為暴郡縣不能禁鑑行至上明武方出降長史虞棕等咸請殺之鑑曰殺之失信且無以勸善乃啓臺而宥之於是巴西蠻夷為寇暴者皆望風降附鑑時年十四行至新城道路籍籍云陳顯達大選士馬不肯就徵乃停新城遣典籤張曇哲往觀形勢俄而顯達遣使詣鑑咸勸鑑執之鑑曰顯達立節本朝必自無此居二日曇哲還具言顯達已遷家出城日夕望殿下至於是乃前鑑喜文學器服如素士蜀人悅之 乙未魏

貞外散騎常侍李彪等來聘 是歲詔增豫章王嶷封邑為四千戶宋元嘉之世諸王入齋閣得白服帟帽見人主唯出太極四廂乃備朝服自後此制遂絕上於嶷友愛宮中曲宴聽依元嘉故事嶷固辭不敢唯車駕至其第乃白服烏紗帽以侍宴至於衣服器用制度動皆陳啓事無專制務從減省上並不許嶷常慮盛滿求解楊州以授竟陵王子良上終不許曰畢汝一世無所多言嶷長七尺八寸善修容範文物衛從禮官百僚每出入殿省瞻望者無不肅然 交州刺史李叔獻既受命而斷割外國貢獻上欲討之



三年春正月丙辰以大司農劉楷爲交州刺史發南康廬陵始興兵以討叔獻叔獻聞之遣使乞更申數年獻十二隊純銀兜鍪及孔雀毘上不許叔獻懼爲楷所襲間道自湘州還朝 戊寅魏詔曰圖讖之興出於三季旣非經國之典徒爲妖邪所憑自今圖讖祕緯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論又嚴禁諸巫覡及委巷卜筮非經典所載者 魏馮太后作皇詔十八篇 癸未大饗群臣于太華殿班皇詔 辛卯上祀南郊大赦 詔復立國學釋奠先師用上公禮 二月己亥魏制皇子皇孫有封爵者歲祿各有差 辛丑上

祭北郊

三月丙申魏封皇弟禧爲咸陽王幹爲河

南王羽爲廣陵王雍爲潁川王勰爲始平王詳爲北

海王文明太后令置學館選師傅以教諸王勰於兄

弟最賢敏而好學善屬文魏主尤奇愛之 夏四月

癸丑魏主如方山甲寅還宮 初宋太宗置摠明觀

以集學士亦謂之東觀上以國學旣立五月乙未省

摠明觀時王儉領國子祭酒詔於儉宅開學士館以

摠明四部書充之又詔儉以家爲府自宋世祖好文

章士大夫悉以文章相尚無以專經爲業者儉少好

禮學及春秋言論造次必於儒者由是衣冠翕然更



尚儒術儉撰次朝儀國典自晉宋以來故事無不諳憶故當朝理事斷決如流每博議引證八坐丞郎無能異者令史諮事常數十人賓客滿席儉應接辯析傍無留滯發言下筆皆有音彩十日一還學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劔衛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髻斜插簪朝野慕之相與倣效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唯有謝安意以自比也上深委仗之士流選用奏無不可六月庚戌進河南王度易侯為車騎將軍遣給事中吳興丘冠先使河南并送柔然使辛亥魏主如方山丁巳還宮秋七月癸未魏遣使拜宕昌王

梁彌機兄子彌承為宕昌王初彌機死子彌博立為吐谷渾所逼奔仇池仇池鎮將穆亮以彌機事魏素厚矜其滅亡彌博凶悖所部惡之彌承為衆所附表請納之詔許之亮帥騎三萬軍于龍鵠擊走吐谷渾立彌承而還亮崇之曾孫也戊子魏主如魚池登青原岡甲午還宮八月己亥如彌澤甲寅登牛頭山甲子還宮魏初民多蔭附蔭附者皆無官役而豪彊徵歛倍於公賦給事中李安世上言歲飢民流田業多為豪右所占奪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使力業相稱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歸今主以



絕詐妄魏主善之由是始議均田冬十月丁未詔遣使者循行州郡與牧守均給天下之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止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還受之盈縮人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初受田者男夫給二十畝課種桑五十株桑田皆爲世業身終不還恒計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諸宰民之官各隨近給公田有差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 辛酉魏魏郡王陳建卒

魏貞外散騎常侍李彪等來聘 十二月乙卯魏

以侍中淮南王侗爲司徒 柔然犯魏塞魏任城王

澄帥衆拒之柔然遁去澄雲之子也氏羌反詔以澄

爲都督梁益荆三州諸軍事梁州刺史澄至州討叛

柔服氏羌皆平 初太祖命黃門郎虞玩之等檢定

黃籍上即位別立校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數巧

旣連年不已民愁怨不安外監會稽呂文度啓上籍

被却者悉充遠戍民多逃亡避罪富陽民唐寓之因

以妖術惑衆作亂攻陷富陽三吳却籍者奔之衆至

三萬文度與茹法亮呂文顯皆以姦諂有寵於上文



度爲外監專制兵權領軍守虛位而已法亮爲中書  
通事舍人權勢尤盛王儉常曰我雖有大位權寄豈  
及茹公邪 是歲柔然部真可汗卒子豆論立號伏  
名敦可汗改元太平

四年春正月癸亥朔魏高祖朝會始服袞冕 壬午  
柔然寇魏邊 唐寓之攻陷錢唐吳郡諸縣令多棄  
城走寓之稱帝於錢唐立太子置百官遣其將高道  
度等攻陷東陽殺東陽太守蕭崇之崇之太祖族弟  
也又遣其將孫泓寇山陰至浦陽江浹口戍主湯休  
武擊破之上發禁兵數千人馬數百匹東擊寓之臺

軍至錢唐寓之衆烏合畏騎兵一戰而潰擒斬寓之  
進平諸郡縣臺軍乘勝頗縱抄掠軍還上聞之丁酉  
收軍主前軍將軍陳天福棄巾左軍將軍劉明徹免  
官削爵付東冶天福上寵將也旣伏誅內外莫不震  
肅使通事舍人丹楊劉係宗隨軍慰勞遍至遭賊郡  
縣百姓被驅逼者悉無所問 閏月癸巳立皇子子  
貞爲邵陵王皇孫昭文爲臨汝公 氏王楊後起卒  
丁未詔以白水太守楊集始爲北秦州刺史武都王  
集始文弘之子也後起弟後明爲白水太守魏亦以  
集始爲武都王集始入朝于魏魏以爲南秦州刺史



辛亥上耕籍田 二月己未立皇弟錄爲晉熙王  
鉉爲河東王 魏無鄉黨之法唯立宗主督護民多  
隱冒三五十家始爲一戶內祕書令李冲上言宜準  
古法五家立鄰長五鄰立里長五里立黨長取鄉人  
彊謹者爲之鄰長復一夫里長二夫黨長三夫三載  
無過則升一等其民調一夫一婦帛一匹粟二石大  
率十匹爲公調二匹爲調外費三匹爲百官俸此外  
復有雜調民年八十已上聽一子不從役孤獨癯老  
篤疾貧窮不能自存者三長內迭養食之書奏詔百  
官通議中書令鄭羲等皆以爲不可太尉丕曰臣謂  
此法若行於公私有益但方有事之月校比戶口民  
必勞怨請過今秋至冬乃遣使者於事爲宜冲曰民  
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不因調時民徒知立長校  
戶之勤未見均徭省賦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課調之  
月令知賦稅之均旣識其事又得其利行之差易群  
臣多言九品差調爲日已久一旦改法恐成擾亂文  
明太后曰立三長則課調有常準苞蔭之戶可出僥  
倖之人可止何爲不可甲戌初立黨里鄰三長定民  
戶籍民始皆愁苦豪彊者尤不願旣而課調省費十  
餘倍上下安之 三月丙申柔然遣使者牟提如魏



時敕勒叛柔然柔然伏名敦可汗自將討之追奔至西漠魏左僕射穆亮等請乘虛擊之中書監高閭曰秦漢之世海內一統故可遠征匈奴今南有吳寇何可捨之深入虜庭魏主曰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先帝屢出征伐者以有未賓之虜故也今朕承太平之業柰何無故動兵革乎厚禮其使者而歸之夏四月辛酉朔魏始制五等公服甲子初以法服御輦祀南郊 癸酉魏主如靈泉池戊寅還宮 湘州蠻反刺史呂安國有疾不能討丁亥以尚書左僕射柳世隆爲湘州刺史討平之 六月辛酉魏主如

方山 己卯魏文明太后賜皇子恂名大赦 秋七

月戊戌魏主如方山 八月乙亥魏給尚書五等爵

已上朱衣玉佩大小組綬 九月辛卯魏作明堂辟

雍 冬十一月魏議定民官依戶給俸 十二月柔

然寇魏邊 是歲魏改中書學曰國子學分置州郡

凡三十八州二十五在河南十三在河北

五年春正月丁亥朔魏主詔定樂章非雅者除之

戊子以豫章王嶷爲大司馬竟陵王子良爲司徒臨

川王映衛將軍王儉中軍將軍王敬則竝加開府儀

同三司子良啓記室范雲爲郡上曰聞其恒相賣弄



朕不復窮法當宥之以遠子良曰不然雲動相規誨  
諫書具存遂取以奏凡百餘紙辭皆切直上歎息謂  
子良曰不謂雲能爾方使弼汝何宜出守文惠太子  
嘗出東田觀穫顧謂衆賓曰刈此亦殊可觀衆皆唯  
唯雲獨曰三時之務實爲長勤伏願殿下知稼穡之  
艱難無徇一朝之宴逸 荒人桓天生自稱桓玄宗  
族與雍司二州蠻相扇動據南陽故城請兵於魏將  
入寇丁酉詔假丹楊尹蕭景先節摠帥步騎直指義  
陽司州諸軍皆受節度又假護軍將軍陳顯達節帥  
征虜將軍戴僧靜等水軍向宛葉雍司衆軍皆受顯

達節度以討之

魏光祿大夫咸陽文公高允歷事

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未嘗有譴馮太后及魏主  
甚重之常命中黃門蘇興壽扶持允仁恕簡靜雖處  
貴重情同寒素執書吟覽晝夜不去手誨人以善恂  
恂不倦篤親念故無所遺棄顯祖平青徐悉徙其望  
族於代其人多允之婚媾流離飢寒允傾家賑施咸  
得其所又隨其才行薦之於朝議者多以初附間之  
允曰任賢使能何有新舊必若有用豈可以此抑之  
允體素無疾至是微有不適猶起居如常數日而卒  
年九十八贈侍中司空贈祿甚厚魏初以來存亡蒙



齊皆莫及也。桓天生引魏兵萬餘人至泚陽，陳顯達遣戴僧靜等與戰於深橋，大破之，殺獲萬計。天生退保泚陽，僧靜圍之不克而還。荒人胡丘生起兵，懸瓠以應齊。魏人擊破之，丘生來奔。天生又引魏兵寇舞陰，舞陰戍主殷公愨拒擊破之，殺其副張麒麟。天生被創退走。三月丁未，以陳顯達爲雍州刺史。顯達進據武陽城。夏五月壬辰，魏主如靈泉池。癸巳，魏南平王渾卒。甲午，魏主還平城，詔復七廟。子孫及外戚總麻服已上賦役無所與。魏南部尚書公孫邃上谷公張儵帥衆與桓天生復寇舞陰。殷公愨擊破之。天生還窟荒中，邃表之。孫也。魏春夏大旱，代地尤甚，加以牛疫，民餓死者多。六月癸未，詔內外之臣極言無隱。齊州刺史韓麒麟上表曰：古先哲王儲積九稔，逮於中代，亦崇斯業。入粟者與斬敵同爵，力田者與孝悌均賞。今京師民庶不田者多，遊食之口參分居二，自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競相矜夸，遂成侈俗。貴富之家，童妾絺服，工商之族，僕隸玉食，而農夫闕糟糠，蠶婦乏短褐。故令耕者日少，田有荒蕪，穀帛罄於府庫，寶貨盈於市里，衣食匱於室麗，服溢於路，飢寒之本，寔在於斯。愚謂凡珍異之物，皆宜禁斷。



吉凶之禮備為格式勸課農桑嚴加賞罰數年之中  
必有盈贍往年校比戶貫租賦輕少臣所統齊州租  
粟纔可給俸略無入倉雖於民為利而不可長久脫  
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可減絹布  
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賑所謂私民之穀寄積  
於官官有宿積則民無荒年矣秋七月己丑詔有司  
開倉賑貸聽民出關就食遣使者造籍分遣去留所  
過給糧廩所至三長贍養之 柔然伏名敦可汗殘  
暴其臣侯醫聖石洛候數諫止之且勸其與魏和親  
伏名敦怒族誅之由是部衆離心八月柔然寇魏邊

魏以尚書陸叡為都督擊柔然大破之叡麗之子也  
初高車阿伏至羅有部落十餘萬役屬柔然伏名敦  
之侵魏也阿伏至羅諫不聽阿伏至羅怒與從弟窮  
奇帥部落西走至前部西北自立為王國人號曰候  
婁匐勒夏言天子也號窮奇曰候倍夏言太子也二  
人甚親睦分部而立阿伏至羅居北窮奇居南伏名  
敦追擊之屢為阿伏至羅所敗乃引衆東走 九月  
辛未魏詔罷起部無益之作出宮人不執機杼者冬  
十月丁未又詔罷尚方錦繡綾羅之工四民欲造任  
之無禁是時魏久無事府藏盈積詔盡出御府衣服



珍寶太官雜器太僕乘具內庫弓矢刀鈴十分之八  
外府衣物繒布絲纈非供國用者以其太半班賚百  
司下至工商阜隸逮于六鎮邊戍畿內鰥寡孤獨貧  
癯皆有差 魏祕書令高祐丞李彪奏請改國書編  
年爲紀傳表志魏主從之祐允之從祖弟也十二月  
詔彪與著作郎崔光改修國書光道固之從孫也魏  
主問高祐曰何以止盜對曰昔宋均立德猛虎渡河  
卓茂行化蝗不入境况盜賊人也苟守宰得人治化  
有方止之易矣祐又上疏言今之選舉不採識治之  
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斯非盡才之謂宜停此薄藝  
棄彼朽勞唯才是舉則官方斯穆又勲舊之臣雖年  
勤可錄而才非撫民者可加之以爵賞不宜委之以  
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帝善  
之祐出爲西兗州刺史鎮滑臺以郡國雖有學縣黨  
亦宜有之乃命縣立講學黨立小學

六年春正月乙未魏詔犯死刑者父母祖父母年老  
更無成人子孫旁無碁親者具狀以聞 初皇子右  
衛將軍子響出繼豫章王嶷嶷後有子表留爲世子  
子響每入朝以車服異於諸王每拳擊車壁上聞之  
詔車服與皇子同於是司奏子響宜還本三月己



亥立子響爲巴東王 角城戍將張蒲因大霧乘船入清中採樵潛納魏兵戍主皇甫仲賢覺之帥衆拒戰於門中僅能却之魏步騎三千餘人已至塹外淮陰軍主王僧慶等引兵救之魏人乃退夏四月桓天生復引魏兵出據隔城詔游擊將軍下邳曹虎督諸軍討之輔國將軍朱公恩將兵躡伏遇天生遊軍與戰破之遂進圍隔城天生引魏兵步騎萬餘人來戰虎奮擊大破之俘斬二千餘人明日攻拔隔城斬其襄城太守帛烏祝復俘斬二千餘人天生棄平氏城走 陳顯達侵魏甲寅魏遣豫州刺史拓跋斤將兵拒之 甲子魏大赦 乙丑魏主如靈泉池丁卯如方山己巳還宮 魏築城於醴陽陳顯達攻拔之進攻泚陽城中將士皆欲出戰鎮將韋珍曰彼初至氣銳未可與爭且共堅守待其力攻疲弊然後擊之乃憑城拒戰旬有二日珍夜開門掩擊顯達還 五月甲午以宕昌王梁彌承爲河涼二州刺史 秋七月己丑魏主如靈泉池遂如方山己亥還宮 九月壬寅上如琅邪城講武 癸卯魏淮南靖王佗卒魏主方享宗廟始薦聞之爲廢祭臨視哀慟 冬十月庚申立冬初臨太極殿讀時令 閏月辛酉以尚書僕



射王奐爲領軍將軍

辛未魏主如靈泉池癸酉還

宮十二月柔然伊吾戍主高羔子帥衆三千以城

附魏

上以中外穀帛至賤用尚書右丞江夏李珪

之議出上庫錢五千萬及出諸州錢皆令糴買西

陵戍主杜元懿建言吳興無秋會稽豐登商旅往來

倍多常歲西陵牛埭稅官格日三千五百如臣所見

日可增倍并浦陽南北津柳浦四埭乞爲官領攝一

年格外可長四百許萬西陵戍前檢稅無妨成事餘

三埭自舉腹心上以其事下會稽會稽行事吳郡顧

憲之議以爲始立牛埭之意非苟逼蹠以取稅也乃

以風濤迅險濟急利物耳後之監領者不達其本各

務已功或禁遏佗道或空稅江行案吳興頻歲失稔

今茲尤甚去之從豐良由飢棘埭司責稅依格弗降

舊格新減尚未議登格外加倍將以何術皇慈恤隱

振廩蠲調而元懿幸災權利重增困瘼人而不仁古

今共疾若事不副言懼貽譴詰必百方侵苦爲公賈

怨元懿稟性苛刻已彰往効任以物上譬以狼將羊

其所欲舉腹心亦當虎而冠耳書云與其有聚斂之

臣寧有盜臣此言盜公爲損蓋微斂民所害乃大也

愚又以便宜者蓋謂便於公宜於民也竊見頃之言



便宜者非能於民力之外用天分地率皆即日不宜於民方來不便於公名與實反有乖政體凡如此等誠宜深察上納之而止 魏主訪群臣以安民之術祕書丞李彪上封事以爲豪貴之家奢僭過度第宅車服宜爲之等制又國之興亡在冢嗣之善惡冢嗣善惡在教諭之得失高宗文成皇帝嘗謂群臣曰朕始學之日年尚幼冲情未能專旣臨萬機不遑溫習今日思之豈唯予咎抑亦師傅之不勤尚書李訢免冠謝此近事之可鑒者也臣謂宜準古立師傅之官以訓導太子又漢置常平倉以救匱乏去歲京師不稔移民就豐旣廢營生困而後達又於國體實有虛損曷若豫儲倉粟安而給之豈不愈於驅督老弱餽口千里之外哉宜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師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粟積之於倉儉則加私之二糶之於人如此民必力田以取官絹積財以取官粟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數年之中穀積而人足雖災不爲害矣又宜於河表七州人中擢其門才引令赴闕依中州官比隨能序之一可以廣聖朝均新舊之義二可以懷江漢歸有道之情又父子兄弟異體同氣罪不相及乃君上之厚恩至於憂懼相連



固自然之恒理也無情之人父兄繫獄子弟無慘惕之容子弟逃刑父兄無愧慙之色宴安榮位遊從自若車馬衣冠不變華飾骨肉之恩豈當然也臣愚以爲父兄有犯宜令子弟素服肉袒詣闕請罪子弟有坐宜令父兄露板引咎乞解所司若職任必要不宜許者慰勉留之如此足以敦厲凡薄使人知所恥矣又朝臣遇親喪者假滿赴職衣錦乘軒從郊廟之祀鳴玉垂綬同慶賜之燕傷人子之道虧天地之經愚謂凡遭大父母喪者皆聽終服若無其人職業有曠者則優旨慰諭起令視事但綜司出納敷奏而已國之吉慶一令無預其軍旅之警墨綬從役雖愆於禮事所宜行也魏主皆從之由是公私豐贍雖時有水旱而民不困窮魏遣兵擊百濟爲百濟所敗

七年春正月辛亥上祀南郊大赦

魏主祀南郊始

備大駕

壬戌臨川獻王映卒

初上爲鎮西長史

主簿王晏以傾諂爲上所親自是常在上府上爲太子晏爲中庶子上之得罪於太祖也晏稱疾自踈及即位爲丹陽尹意任如舊朝夕進見議論朝事自豫章王嶷及王儉皆降意接之二月壬寅出爲江州刺史晏不願外出復留爲吏部尚書三月甲寅立皇



子子岳爲臨賀王子峻爲廣漢王子琳爲宣城王子  
珉爲義安王 夏四月丁丑魏主詔曰升樓散物以  
賚百姓至使人馬騰踐多有傷毀今可斷之以本所  
費之物賜老疾貧獨者 丁亥魏主如靈泉池遂如  
方山巳丑還宮 上優禮南昌文憲公王儉詔三日  
一還朝尚書令史出外諮事上猶以往來煩數復詔  
儉還尚書下省月聽十日出外儉固求解選詔改中  
書監參掌選事五月乙巳儉卒王晏旣領選權行臺  
閣與儉頗不平禮官欲依王導謚儉爲文獻晏啓上  
曰導乃得此謚但宋氏以來不加異姓出謂親人曰

平頭憲事已行矣徐湛之之死也其孫孝嗣在孕得  
免八歲襲爵枝江縣公尚宋康樂公主及上即位孝  
嗣爲御史中丞風儀端簡王儉謂人曰徐孝嗣將來  
必爲宰相上嘗問儉誰可繼卿者儉曰臣東都之日  
其在徐孝嗣乎儉卒孝嗣時爲吳興太守徵爲五兵  
尚書 庚戌魏主祭方澤 上欲用領軍王奐爲尚  
書令以問王晏晏與奐不相能對曰柳世隆有勲望  
恐不宜在奐後甲子以尚書左僕射柳世隆爲尚書  
令王奐爲左僕射 六月丁亥上如琅邪城 魏懷  
朔鎮將汝陰靈王天賜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南



安惠王楨皆坐贓當死馮太后及魏主臨皇信堂引見王公太后令曰卿等以爲當存親以毀令邪當滅親以明法邪群臣皆言二王景穆皇帝之子宜蒙矜恕太后不應魏主乃下詔稱二王所犯難恕而太皇太后追惟高宗孔懷之恩且南安王事母孝謹聞於中外並特免死削奪官爵禁錮終身初魏朝聞楨貪暴遣中散問文祖詣長安察之文祖受楨賂爲之隱事覺文祖亦抵罪馮太后謂群臣曰文祖前自謂廉今竟犯法以此言之人心信不可知魏主曰古有待放之臣卿等自審不勝貪心者聽辭位歸第宰官中

散慕容契進曰小人之心無常而帝王之法有常以無常之心奉有常之法非所克堪乞從退黜魏主曰契知心不可常則知貪之可惡矣何必求退遷宰官令契白曜之弟子也 秋七月丙寅魏主如靈泉池

魏主使群臣議久與齊絕今欲通使何如尚書游明根曰朝廷不遣使者又築醴陽深入彼境皆直在蕭牆今復遣使不亦可乎魏主從之八月乙亥遣兼負外散騎常侍邢產等來聘 九月魏出宮人以賜北鎮人貧無妻者 冬十一月己未魏安豐匡王猛卒 十二月丙子魏河東王苟頽卒 平南參軍顏



幼明等聘於魏 魏以尚書令尉元爲司徒左僕射  
穆亮爲司空 豫章王疑自以地位隆重深懷退素  
是歲啓求還第上令其世子子廉代鎮東府 太子  
詹事張緒領揚州中正長沙王晃屬用吳興聞人邕  
爲州議曹緒不許晃使書佐固請緒正色曰此是身  
家州鄉殿下何得見逼 侍中江斡爲都官尚書中  
書舍人紀僧真得幸於上容表有士風請於上曰臣  
出自本縣武吏邀逢聖時階榮至此爲兒昏得荀昭  
光女即時無復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  
由江斡謝淪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斡  
登榻坐定斡顧命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真喪氣而  
退告上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斡湛之孫淪胄之  
弟也 柔然別帥叱呂勤帥衆降魏



國



